

擴增研究， 轉譯延伸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xtension of Literature Museum

側記：黃偉誌（臺文館）

文學未來式——
側記當代文學博物館
發展論壇

Meet Literature in
the Future Museum

Q 現在許多單位都有自己的文學資料庫，貴館希望整合資料庫嗎？講師們覺得有需要嗎？

A 目前文學館自己做了 18、19 個資料庫，也都有嘗試整合在一起（臺文館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但會血淋淋地面對公眾的推廣性，之後也會希望用史料可以更向大眾推廣。



主持人
陳萬益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



與談人
浦忠誠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
發展學系教授



與談人
朱惠足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
跨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與談人
蔡明諺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副教授

研究是博物館進行推廣、教育、典藏的基礎工程。過往對於學者的想像，都是埋首於書堆當中，翻閱一疊又一疊的紙張與檔案夾，寫下深奧難解的文字與其他同僚分享，宛如祕密社團。但是臺灣文學的發展原本就緊密貼合著社會，隨著時代的變化，當代研究者不僅要兼顧學術研究的嚴謹與知識積累，另一方面亦要主動拆除象牙塔的圍牆，隨時注意社會脈動而有所回應。研究議題亦隨著出土史料、社會環境等時刻調整，尤其面對迅速變化的科技時代，學者更需要掌握深刻的研究內涵而轉譯成更平易近人的語彙，並且敞開大門讓社會大眾與學術研究形成良好互動。

「轉譯不是我們這世代會出現的詞語。」主持人陳萬益以自己的研究經驗與近年來的觀察，開場便點出該場次的特殊之處。過往對於文學的定義清楚，就是用文字創作、記載在紙上的藝術。但新興的創作素材與工具不斷湧出，「文學」的邊界開始鬆動，甚至擴大。累積多年的文學研究也需要主動跨過邊界，讓大眾參與其中。在邊界開始鬆動、擴大、跨越之際，雖然迎來的是嚴苛挑戰，但也是另啟新頁的可能。

在臺文館成立的 18 年後，文學研究有何變化，又怎麼變形？這些討論即在「文學未來式」論壇的首場主題「擴增研究，轉譯延伸」之中開展。齊聚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探討十幾年來的文學研究如何擴增與轉譯，又怎麼打開臺灣文學的縱深。

增厚臺灣的原住民族文學研究

「臺灣文學」是臺灣這塊土地所書寫的文學，但「臺灣」是什麼？從哪裡來？卻是爭論不休的問題。浦忠誠談「臺灣」之名源自於臺南西拉雅族的「臺窩灣」社名，隨著荷蘭人登陸後以社名代稱為島名，從此「臺灣」之名便誕生。名稱的源由清楚喻示出，原住民族在臺灣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我們也從如《斯卡羅》等作品看到：臺灣自百多年前就是各國交會、接觸、衝突、爭奪之處，而原住民族的神話便間接紀錄著土地所發生的故事，以及居民如何因應的方式。



臺灣文學資料庫。

「『臺灣四百年史』的史觀在原住民族看來是荒謬的。」以漢民族為視角的歷史故事忽略了原住民族的位置，雖然近年來臺文館進行許多原住民族口傳文學的保存與研究，但浦忠成仍建議可以用當代數位科技的方式，更進一步地將原住民族珍貴的文化紀錄、推廣出去，疾呼原住民族研究的重要性與未來發展。原住民族的研究不僅是建立臺灣更扎實的歷史基礎，浦忠成也期許相關研究可以連結至東邊的南島語族，並通往更寬廣的世界。

後記憶時代中的日治時期文學

日治時期文學是臺灣現代文學研究的起點，但隨著時間漸遠、人事物漸逝，加上語言隔閡與繁厚的前行研究，許多年輕學子逐漸對日治時期文學失去興趣。但朱惠足以「後記憶」作為關鍵詞，開啟思考當代的臺灣社會為什麼需要研究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她以性別理論學者 Marianne Hirsch 研究未經歷過猶太人大屠殺的第二代家屬，如何與經歷事件的受害者有所連結，日記、照片等不同媒材又如何讓創傷得已被記住，並保留省思空間的「後記憶 (postmemory)」概念來回頭探討日治時代有哪些創傷的經驗，是被當時的文學創作者所記錄、再現的。

日治時期的「殖民現代性」、「種族關係」、「戰爭記憶」、「殖民者」等不同的創傷經驗，是經由文學所呈現的，它們揭露且重建了長久以來從歷史檔案中缺席的經驗與生命故事，讓我們不斷激發遺忘、忘卻與抹滅的殖民歷史，最終可以實際做出修補的行動。而在後記憶時代研究日治時期文學，並不只是單純的回憶或懷舊，而是在重新記憶的過程中，透過富有想像力的投注、投射，創造出更多樣的未來。



研究場次綜合座談。



臺文館近年從館藏文物出發，進行商品開發製作。圖為2021年文創商品「暖陽——20吋輕量防曬傘」及「破曉——墨水套組」。

當代文學研究如何擴大公眾參與

無論是原住民族或日治時期文學研究，都打開不同空間、時間的想像，讓文學研究不斷地擴大邊界，發展更多的可能性。而文學來自人類的創作，文學研究更脫離不了日常生活。觀察目前臺文館的研究成果，立足於當代社會環境中，蔡明諺期許臺文館能夠在後疫情／新社群的時代中，不要將研究邊界鎖在學界，更要推廣且加深公眾參與的機會。

過往博物館以及學界習以為常的工作流程為：進行研究，經過轉譯，從事教學。但如此的過程太過單向，在社群時代人手一機的情況下，研究者或博物館不能僅是單方面的推出東西給公眾，而是應該讓公眾也能參與其中。

以臺文館的「臺灣文學辭典」為例，若有使用者發現辭典內容有誤，卻無從反應、修改，最終就會讓錯誤無法除去。此時若能建立良好的民眾反饋機制，就可以讓大眾成為資料庫的參與者，同時也能達到推廣的目的。

現在的時代，不是單打獨鬥的時代

「現在的時代，不是單打獨鬥的時代。」原住民族研究啟發對於廣大世界的空間想像；日治時期文學研究則點燃對於時間的反省思考；對資料庫的建議則是讓研究更不分時空與對象。過往埋首於研究之中的學者在踏出學院之後，不僅要開拓寬廣的研究視野——無論是原住民族、日治時期文學或是跨媒介的領域——也要兼顧與社會大眾的溝通、推廣，亦要讓大眾能一同參與進臺灣文學的研究之中。擴增與轉譯的各種實踐不僅是讓社會接觸到臺灣過往所書寫的文學作品，更是讓博物館的研究工作扎根更深，讓臺灣綻放出越美麗的文化之花。